

草明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草 明 选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162 字数197,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13/16 插图2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000册

定价(3)0.86元

前 記

这儿选自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二年期間我自己所写的作品中的十八篇。这十八篇里头，絕大多数是写中国工人、农民的痛苦的生活，与他們对旧制度的反抗情緒的；也侧面写了他們的罢工斗争与抗日活动。

在整理这些旧作时，我脑里浮现了旧社会里的凄惨的景象，喚起了愤怒憎恨的回忆。我的故乡順德是个产蚕絲的地方，但自从日本爭夺了世界市場，中国絲业一落千丈之后，那儿的資本家便加紧剝削，任意开除女工。流离失所的女工历尽了各种痛苦的生活。我在青年时期写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短篇和特写。这儿的《傾跌》、《万胜》等篇中，就是描写了繅絲女工的悲惨生活和反抗情緒的。日本占領期間，人們更遭罪了，女工受侮辱的，人們因飢餓而死亡的不計其数。《受辱者》是写一个受辱的女工的破坏活动的。

我离开故乡已二十多年了，解放后也沒回去。但当一九五六年我回順德时，情况已大变了。桑农、蔗农都已入了合作社了。繅絲的生产已机械化了，劳动条件大大改善了，繅絲車間有通风設備，又干淨又凉爽，所以姑娘們个个都健壮活潑，上下午各有一次休息時間，好社工人們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打打球或踢毽子。那个已經达到国际水平的先进生产者，就是在这儿培育出来的。我在这次訪問中，感动得涌出眼泪来了，也就不觉和她

們一同玩耍嬉戲。摻雜在這些無憂無慮的歡樂的人群中間時，我仿佛覺得“萬勝”、“蘇七”她們也在其中。我寫的那個“萬勝”，確是我同族的一個姐姐。她還活着，但這個受盡災難的人，已是六十多歲了。我們已將三十年沒見面，這次我也訪問了她。當我們歡談現在，回憶過去時，她十句話里有九句是充滿歡喜地提到共產黨的。她還狠狠抱怨自己的眼睛說：“老了，眼睛不中用了。要是早幾年，我才不讓那些小姑娘呢，國際水平那算個什麼？只要干的開心，我就能超過它。”她的話並不夸大，象她這樣勤勞聰明的女工，要是她在年青時就生活在毛澤東的時代，她准是個先進生產者。她現在是不能繚絲了，但是她看着幸福的年青的一代，她怎能不從心里擁護共產黨呢？——引導勞動人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的，是中國共產黨。

那位“萬勝”高興，我也高興。我高興的是，過去我們作者寫過工人們的痛苦，反抗和罷工，破壞活動；但是現在，我們又寫解放了的勞動人民的勝利，寫她們的歡樂，寫她們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進中掃除障礙的勇敢的鬥爭！過去，由於反動統治的惡毒的檢查制度，我們不能公開地寫勞動人民的英勇的反抗和鬥爭。我在《絕處逢生》、《沒有了牙齒的》等篇里，只能拐彎抹角地從側面寫他們的罷工和反抗。然而現在，我們的政府給了我們最大的權利，讓我們能夠盡情歌頌勞動人民，我們能夠朝夕和他們在一塊兒，向他們學習。這難道不是我們的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幸福么？這是我整理舊作時的感想之一。為了更深刻地正確地理解我們今天的幸福和歡樂，我們回憶一下過去的事兒，也不是完全沒有必要吧。當然，我由於當時自己政治水平的限制，又缺少藝術的素養，且還不懂得和群眾打成一片（在反動統治下也不容易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所以我的這幾篇作品

还不能表达劳动群众过去的痛苦的万一。特别是由于我自己没有直接参加工人的反抗斗争，对于他们的英勇的斗争活动，反映得极其不够。

由于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要和工农兵结合，我在实践这一指示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所写的作品不论从内容、形式和语言上比过去都有些变化。一九四六年以后，由于有机会到工厂中去工作，能和工人们在一起，所以在作品里所反映的内容，比过去踏实了些，形式也多样了些；特别在语言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不懂得学习和吸取群众的语言，因此用语生硬，和群众口语距离较远。现在自己看起来，还觉难过，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自己走过来的脚印啊。关于这些，我并没有去改动它。因为这是自己写作历程的真实的情况，原封不动地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倒可以给自己起着照镜子的作用。总之，将自己现在和过去的作品对比一下，更感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文艺方向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唯一的方向。这是我整理旧作时的又一个感想。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我写作历程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十年中，我写东西仅是凭了革命的热情，和少年时代的一些生活体会，并从一些革命作品中得到的启示而创作的。一九四二年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从理论上知道作家应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过见诸实行，还在一九四六年以后。这些年来，虽然不时有机会参加基层的工作和工人们的生产斗争，作品中所反映的内容踏实了些，语言也更接近群众口语一些。但是，自己进展的速度还未达到应有的速度。——作品里反映生活的深和广还差的很远，还赶不上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也不能满足读者的要

求。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尤显得是这样。由此可见作者改造思想是个长期的工作；另方面也反映了自己虽不断在下面，但用毛主席說的作家“必須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那个标准来衡量，还是不够得很。如何更深刻地彻底地贯彻毛主席的方向，我还需要继续作艰苦的努力。

1958年10月于鞍山。

目 次

前記.....	1
傾跌.....	1
沒有了牙齒的.....	11
万勝.....	22
进城日記.....	26
大涌圍的农妇.....	45
和平的果園.....	56
我們的教師.....	74
小玲妹.....	84
遺囑.....	95
絕处逢生.....	99
阿衍伯姆.....	160
秦壘的老妇人.....	167
誠实的孩子.....	176
追悼.....	187
受辱者.....	205
新嫁娘.....	220
遺失的笑.....	237
陈念慈.....	255

傾 跌

“体貼点啰！太太，就五块钱吧，是的，把活干完了，我可以回家里睡觉的……”我跟那位少奶奶讲好了，就和荐头人跨出了女主人的大門。在荐人館的时候，我提出荐头錢太貴了。

“照例是六角呀。”他冷冷地說。我不做一声地拿六角錢給他。

我在閑着的三个月里，不絕地怀着許多希望和美丽的幻影，可是都一个个地象大海里触礁的船一样地沉到魔窟似的海底里去了。这次总算成功了，六角錢，那算什么？不过是船航行时遇着浅滩那样的小事情，还不能熬过去么？

屈群英、苏七跟我三个人，和許多女工一样地被乡里的絲厂挤了出来。我們不能进厂去干活，就什么用也沒有，只曉得吃。后来倒是阿屈做主意，把眉毛一竖，黑漆的眼睛跟住向里一縮，說：

“我們跑到城里去吧，那边工厂那么多，耐心点儿，还愁找不到我們的活路么？”

我們三个就拉着手跑到城里来了。我們跟駱师奶租了一間小房間。我和苏七占了一副板床，阿屈睡在对面一鋪破貴妃床上面，两鋪床中間放了一張小长方桌，这三件仅有的家具，一排儿挨身站着，从屋頂望下去，恰巧构成了一个不大齐整的凹字。本来三个人睡做一床，便可以多騰点地方来轉动，可是阿屈却要

独自睡覺。

“为什么要一个人睡，难道这一辈子你不要男人陪你了嗎？”苏七取笑她說，我覺得苏七除了談男人之外，不会再講什麼。

“誰敢跟她一块儿睡覺呢，只要給她那双老虎似的眼睛一望，小偷也覺胆怯起来啊。”我却湊趣着說。

当我从荐人館回到我們的房子，她俩高兴得跳起来围住我，想把我挤到什么地方去，眼睛象早了六个月，祈望着下雨那样地釘住我。“多少工錢一个月？”“要服侍几口人？”她俩乱問一气。我听不清，只简单地答复了两句，就躺下来。

她們騷动一会，随即靜下来。苏七还張着嘴，羡慕地望着我；阿屈那坏貨，居然拿起木魚書唱起来，装着毫不介意的样儿。可是我知道她在嫉妬呢，她在叹气呢。我看見她們那模样，倒有点自驕起来，我提高嗓音說：

“阿屈，什么火把你的心燒得那么痛？看你唱得多难听！”我起劲地繼續說，“唔，你再說一次啊——我一定能够找着我的活路！那么，現在就看你的本事哪。”

她的不被扰乱的歌唱声，反象燒紅的鉄，狠狠地把我燒一下，我从驕傲而变为憤怒了。哼，她呕誰的气？这难道我有錯？活路来了我将它推出去？可是，她那坏脾气的家伙，怎能受得了我的諷刺呢，她的冷落又有什么奇怪？我又恼什么？唉，随她去吧。

第二天我起的特別早，跑到新主人那里，听着女主人的迅速而頻繁的吩咐，燒过早飯給男主人吃，勸他好上班，跟着我就燒水，替两个小孩子洗澡；女主人叨叨着怎样洗衣服才少用些肥皂，买菜时怎样还价才便宜，怎样做菜才弄得好吃……一大堆

“怎样”，我的脑袋简直装不下，而我的可诅咒的手，没有和那些家伙打惯交道，这样累得我整天挨骂。

从前繰絲的时候，只是身体上部运动，现在却全身都要象“风車”那样地轉，每到夜里，我一睡倒在床上，就四肢酸痛，馬上昏沉沉地象醉鬼似地睡着了，不到天亮是不会醒的。那喜欢談男人的苏七，罵我是貪睡的猪，“看你的眼睛，象半輩子沒有睡过，有朝一日出嫁了，我看你——”可是誰象她那样整天坐着沒事，尽想着那件事！

有一个晚上，那五支光的电灯，发着黯淡的黃光，象很不愿意瞧房里的人似地，我們也不高兴瞧它那衰頹的样儿，索性把它擰熄了。窗眼透进一条喇叭筒那样的月光来，恰巧照着苏七的蒼白的臉，她的眼睛射出两道暗黃色的光，对着帳子閃爍着。我知道她的心事，悄悄地轉过身去不敢望她，也不敢碰她。可是，半夜里当我睡熟的时候，终于給她弄醒了，我埋怨似地說：

“哟，为什么不好好地在家裏守着哥儿，却跑出来，到这儿来受苦！”

“你告訴我，哪儿不吃苦，我就上哪儿。你告訴我吧。不，吃苦也罢，可是要让我活下去啊。哪儿有我的活路啊？”

我能对她說什么呢？我只装睡着就是了。

我上工不够半个月，母亲就写信来要钱了。她說她早上天沒亮就起来，采了几个钟头的桑，回来泡点冷飯充着飢，又揀茧去了，这样整天地做活也賺不够十个銅板，却花了五个銅板买膏药貼腰脊骨。絲厂时常停閉一月半月，复工的时候工錢可要減一半；資本小的工厂簡直被大厂把生意夺了去，站不住脚就停閉下来，在厂門口鑽的女工更一天比一天多了。我記得在乡里的时候，每担桑还可以卖四五角錢，現在母亲信里說两角錢也卖不

到，种桑的人，有些簡直把桑連根拔起来丢掉了，宁愿种着蔬菜供給自己食用；那烟桥头的远六叔，有一次人家替他采好了桑，他却用拳头捶着胸說：“哼，不卖了，我宁愿賠了工錢！”他就把几担桑推下塘去，給魚吃掉了。据母亲說，还是宁愿碰着远六叔这种人，不然的話，連几个銅板都撈不着。

我們起劲地，搖擺着脑袋談論故乡里带来的倒霉的新消息。

“幸亏我們跑了出来！”我說。

“是你碰着好运气罢了；看，閑了四个月了，手也生鏽了啊！”

象一个悶气彈在房里爆炸一样，憋着气不說話。可是我們不能夠停住自己老悶着。我安慰似地，低沉着声音說：

“呆呆守着絲厂，就可以弄出飯菜吃了么？东家的肚子飽得要命啊！城里比乡里强，我們在这儿或者可以寻到好門路。”

“我想，很多人不知道肚子餓的苦处呀。”苏七說了，可是阿屈立刻就反駁她：

“你胡說，你們的家里，我的家里，跟心如、兰仙、七孀，还有我的表姐家里，唔，真是数之不尽了，我們这些人誰个不知道餓肚子的滋味呢——”

“不过，沒有人替我們想办法罢了。”我接着說。

“我們时运不够罢了！”苏七感慨地說。她的不思索的臉孔象在期待着什么。

“我不相信我們的命运比不上人家，天沒有那样偏心，只要我們用心思，唔，是的，我想一定能够找着我們的活路。”阿屈嘴里这样說，眼睛却更深陷地望着远远的地方，象在寻她的路。

夜里回来听到的是她們的叹息和翻身的声音。大家皺着眉說着房东催租，小商店催賬的麻煩，我們想不出主意的时候，就乱想乱談起来。阿屈說要做小偷，苏七嚷着当私娼去。有一次

我买了两角錢獎券，希望得一萬塊錢的头彩。

阿屈的表哥介紹她到一間化妝品制造公司的裝潢部做工去了。她除了伙食錢，剩出来的工錢，比我那五块更少得多。

“阿屈，干你的活比干我的活痛快吧？这次你可找着了路了！”我說。她並沒有注意我的話，沒有做声。

苏七悲哀地嚷着要回乡去，說宁愿回去做餓鬼。

有一天她表妹从乡下出来找活干，听說她要回乡下，便劝她說：

“万万不要回去，我們乡下，就是餓鬼也不許你做呵。人沒有坐着等餓死的，两餐总得弄来吃，就算搶吧，偷吧，做坏人也得在城里……”

我从她表妹的兴奋的叙述里，更知道了我們以产絲著名而全县人都靠蚕絲业过活的順德，衰敗和混乱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晚上，阿屈特別得很，整整两个钟头沒說話，象在呆想什么，忽然很严肃地問我：

“是不是有些人在拦着我們呢，我們是不是有很多对头呢？”

“唔，对呀！”我跟苏七齐声应着。

“那些对头都是我們在求他給我們飯吃时，才和我們作对，为什么呢？”

“就是他們給我們飯吃，才难住我們嘛，这不是很明白么？”苏七很快捷地說。

“我是問，为什么我們的飯碗在东家手里，为什么人家不向我們請求？”

在我們还未想透，阿屈象早已預备着我們沒有能力回答似地，跟着談她厂里的女管工，怎样地露出了两排无耻的鑲金的牙，佯笑着奉承上手，对她們却閉起嘴来，瞪着毒蛇一样的眼睛，

暴躁地两边跳着斥責着，謾罵着她們。她說她最看不起这种人，她最憎惡这个“銅牙老鼠”，“要是沒有这种人，那些东家也不能那样橫”。

为着生活焦急了几个月的苏七，現在不跳了，也不嚷回鄉去了，她十足象一个給飢餓困到将死的人，一碗冷飯把她的生命拉回来。

她虽然把各項欠賬还清了，食用有时比往日增加了一点，穿的衣服却比往日漂亮得多了，可是，我一点也不尊敬她，我覺得她太卑鄙了；她很多时夜里不回来了，不吵我睡覺了，但我一点也不覺得比往日舒服。一种什么力把我心头压得作痛！当我輕蔑地瞟她一眼的时候，她就羞怯地低下头，有一次她凄然地象求我寬恕似地囁嚅着說：

“你叫我怎样活下去呢？不这样干，你叫我怎样活下去！”她的顫慄的声音，象粗魯而悲憤的音乐。“什么人要我們向这黑暗的甬道走呀！”

我心房的顫震加速着，变成憤怒了，我覺得有什么人欺負了苏七，欺負了我。什么人欺負了我們！

日子平凡而呆板地消逝，人們的生活也平凡而机械地过去。我一样地忍受着主人家的屈辱，一毫不变地照着他們的命令做活；阿屈碰着管工的时候也只好翻翻眼，吐吐口沫；苏七也再不羞怯怯地对待人了，脂粉一层层地敷上去，眼睛也再不放着金光，却时常帶着永恒的疲倦和哀怨。我們日里拚命地做活的时候，她正拚命地睡覺，等到我們跌入黑夜里找安慰的时候，她不知站在那一个街头；或是給人拖到什么地方玩弄去了。我們跟她見面的时候实在很少。

有一次半夜里我給苏七嗚嗚地哭醒了，我轉过身去撫摸她，

問她干麼哭起來。她一手推开我，如果沒有那小桌子擋着我，恰要跌在地上了。我沒有生她的氣，我完全同情她；過一会儿，她象瘋狗樣緊緊地抱着我，嘶着聲音說：

“誰把我的心靈撕碎了？誰把我的血肉吃掉了？誰呀！告訴我，我定要把他生生地吞掉，告訴我——”

我使力地把她按住，掩着她的口，總想不出一句有效的安慰她的話來，我已經象給一團煮鎔了的鉄，把喉嚨塞住了似地。她身上发出了香水殘余的味兒，几乎使我窒息。

有時候，生活真令人不平凡起來：从前活跳跳的蘇七，總是為着兩頓飯，變得忧郁，過了又變成羞怯，現在却變成暴躁起來，整天嚷着，叫囂着，想找寻什麼來吞噬的樣子。阿屈也深思地搖起腦袋來，她對她象有更深切的了解。

“人總該活着，這是对的——”倔強的阿屈變得親熱起來。
“為什麼呢，我們願意拿雙手來勞動，却沒有人給我們飯吃，誰搶了我們的飯？”她的漆黑的眼睛躲在眼眶里，釘在遠遠的地方，我知道她又再找什麼了。

在我們老家繅絲的時候，天色還沒有大亮就趕到廠里去，到黃昏，天色暗下來，才搶着跑回家里；在暑天，身體雖然坐在那兒，可是手頻頻地攪動着，汗就不停地往下流，腦袋活象雨後的西瓜，綴滿了水珠子，身子弱一點的人往往暈倒在地，還要給工頭扣工錢呢！我們現在总算離開了這種生活了，可是代替它的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我呢，洗衣、燒飯、挨主人的責罵，孩子還打打鬧鬧，把頭也弄昏了；阿屈呢，愁着臉訴她的苦；蘇七也在生着甚麼羞恥的病了。……唉，為什麼我們的死對頭就不饒我們？

阿屈帶着不幸的臉色，用憤懣的聲調，挺着胸脯告訴我們：

她給老板开除了。我为她的失业恐慌焦急到忘記了她的难过，責备地說：

“你的性子真要改一改才行，工头也可跟他吵嘴的么？”

“我沒有观音那样的性子，誰忍受得了？迟到十五分钟就扣了半天工錢！扣一半工錢实在是整天只給我一頓飯吃罢了。”

“你現在連一頓飯也沒有得吃，那样就行么？我想，你应该更有好的办法……”

“你說呀，有什么办法呢？”

她这一問可把我問住了，我那里想得通呢？要是給我想到了，我的对头不是要在我脚底下躺着喘气了么？

阿屈对于自己的职业，比我更不关心，这有点使我气愤。我也索性不管这許多了。她在失业后的短时期內，很鎮靜的把自己安排着：她跟苏七一样地裝飾起来。我心里暗罵着：她这样的性子怎可以給男人开心呢？

在找不到顧主的时候，她們半夜里跑了回来。苏七怔着眼睛呆想。往日的活潑不知跑到那儿去了。有一次阿屈从风雨的夜里跑了回来，帶进了一股凄凉的冷气。那时跟她亲热地依恋着她的只有那套被雨水湿透的衣服。她的臉色变得更倔強了，严肃得可怕。我心里暗暗地称赞她，——这位永不耻悲哀压倒的姑娘。

、那儿有一件可笑的事。女主人因为丈夫有一晚不回家睡觉，說他不要她了，就吵鬧起来，几乎打架。唉，城里的太太多愚蠢呀！我想起乡里的聪明朋友来了。如珍为着怕做母猪，宁愿賠了百五两銀子給丈夫再娶；大妹开罪了父母也不肯嫁；甚至那被人譏諷做野母猪的桂英，虽然偷过汉子，也是聪明的，不愿做母猪的人多聪明呀！

为了馬上要寄錢給母亲請医生看病，并且把仁和膏藥寄回去，我干完了活就忙着跑回家里拿包裹去寄，可是給阿屈的旧工友留住了，她說她等了很久，并且昨晚也曾来过一次。

我跟她談着阿屈的不幸的生活和現在她們厂里的情形。

“跟阿屈一样被开除的女工，有再进厂去的么？”我鎮靜地笑着說。

“那里有这样好事体，老板特意借故开除工人，好让他再招新的，工錢就可以便宜了；你看，能够做得长久的有几个？”她有点憤激，一会儿又平靜下来了，“……現在我們就想找阿屈跟一班被开除的旧工友联合起来，然后，然后再跟东家講道理；唔，这样才……”

我告訴她我現在有紧要事要到碼頭去。我答应她一定把这件事告訴阿屈。

“或許在路上碰着阿屈的吧，我希望她沒有接到生意。”我坐在交通車上这样想着，車狂奔着，人行路上的那些把手放在后边、閑游着的男人們，跟男人挨挨挤挤兜生意的蛋家們，一个个地从車的窗眼閃过，我沒有多大精神理会他們；車，一会儿也就駛到西濠口了。

回来的时候，我沒有坐公共汽車，特意提起精神来注視那灯火輝煌的大新公司門前一带的人行路。

阿屈的臉孔在一家旅館門口出現了。在她后边的还有一群打扮得很标致的姑娘，苏七也夹在那里，她們給一队帶着輕薄的笑容的警察和鼓着腮的警长前后拥着向靖海分局去了。我曉得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可是我并不着慌，她們坐牢房有吃有喝不很好么？路上的行人們只望了望她們，一样地当作一件很寻常的事情，有些人冷笑两声，有些担忧政府那有許多地方容納她們，